史記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索隱曰周禮有太卜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太横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此季主見列仙傳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illegible]正義曰[illegible]假洗沐也相從論議誦易先生聖

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索隱曰卜數猶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亦通筮必以蓍易用大衍之數也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索隱曰獵謂攬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

僭謂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兒謂俯俛爲敬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索隱曰汙音烏故反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

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索隱曰疵音貲孅趨而言索隱曰孅音纖孅趨猶足恭也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

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
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主上用居上
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
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
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
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
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
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索隱曰音適猶調也
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
者處是竊位也索隱曰奉扶用反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

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徐廣曰式音栻。索隱曰按式即栻也旋轉也栻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棊者筮之狀正棊蓋謂卜以作卦也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曰謂若卜之不祥則式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

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

能掊於是也乎何故而云不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

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索隱曰悵音暢禁音禁劉氏音其錦反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徐廣曰音所駰案離騷經曰懷椒糈而要之王逸云糈精米所以享神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隱曰糈者卜求神之米也言卜之不中乃可見奪其糈米若爲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

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曾一作莊）未有以異也父之宋忠使匈奴入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索隱曰言宋忠賈誼皆務華而喪其身是絕本根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

矣世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山藪澤者有居民間閉
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
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
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
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往往而在傳曰富為
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
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
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
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
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

家之敎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乇命子足以觀士子有処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

日者之名　有自來矣

吉凶占候　著於墨子

齊楚異法　書亡罕紀
後人斯繼　季主獨美
取免暴秦　此焉終否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

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敘事煩蕪陋略無可取○正義曰史記至元成閒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蒯成侯曰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竹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

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絜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

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衮衮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摓策定數（徐廣曰摓音逢一作達○索隱曰摓謂兩手執蓍分而扐之故云摓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

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索隱曰詬音火候反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索隱曰悖音悖背音佩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

上（徐廣曰蓮一作領領與逆加相近或假借字也）蓍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索隱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古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

上有擣蓍（索隱曰擣音逐留反擣蓍即叢蓍擣古稠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篝燭此地（徐廣曰篝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南滿陳涉世家曰夜篝火也）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

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其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以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為滋潤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蚗龍伏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蚗龍蠣也音決○索隱曰蚗當爲蛟蠪音龍注音決誤也王者得之長有

天下西王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徐廣曰臑音乃毛反臑臂〇索隱曰臑音乃高反一音乃號反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索隱曰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方中說嘉林中龜云傳曰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

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爲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為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爲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徐廣曰一孤反林中者齋戒以待譺然索隱曰按林名白蛇蟠杅林龜藏其中杅音烏謂白蛇嘗蟠杅此林中也譺音擬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恒譺然也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徐廣曰佗一作被○索隱曰佗音徒我切謂被髮也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爲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

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索隱曰且音子余切泉陽以網元龜若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索隱曰宋元王之臣也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

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栻）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為今昔）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正義曰漢天河）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

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莊子曰得白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

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卻㕘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以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

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貴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

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寶以自爲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閒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曰誕一作訑音土和反○索隱曰誕音由闌切謾音漫又並如字）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

奸同歲異鄉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爲仁義或爲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怱怱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正義曰說文云衣服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也）傳爲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爲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爲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爲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

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徐廣曰音憂。正義曰耰覆種也說文云耰摩田器鉏之耨之徐廣曰耨除草也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囷倉不盈正義曰說文云圜者謂之囷方者謂之京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徐廣曰隻一作雙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鐫石拌蚌徐廣曰鐫子旋反拌音判。索隱曰拌剖也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

過鑴石於昆山也取若無咎寶者無患今遍使來抵[illegible]
而遺漁者得之見嫈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
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
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
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爲期聖人徹焉身乃
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
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
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
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
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

累外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詠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爲左彊誇而目巧數爲象郎(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善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慎曰象牙郎)將至於天文有五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索隱曰箸音持慮反則箸即筯爲與羹連或非箸櫡也記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挾者筯也)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胻(胻音衡脚脛也)箕子恐死被髮徉狂殺周太子歷因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沂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為妄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名歷也)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徐廣曰兢一作競索隱曰陰兢姓兢名也)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

太子發代紂號爲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徐廣曰涫音館一作沸 索隱曰涫沸也）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狠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爲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閒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衞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爲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

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以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爲使通於天地與之爲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爲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爲暴彊也因以爲常桀爲瓦室（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爲桀作也）紂爲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索隱曰灼謂燔也燒絲以當薪務費人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縣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

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能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尅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索隱曰蓋欲神之以謝天之寶向日者天之光明著見者也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

腹腸荊支卜之必制其劃正義曰劃音劃理達於理文相錯迎

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

牛取革被鄭之桐徐廣曰牛革為鼓也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

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

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

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

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

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

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

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

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逢門術存巳焚杜集子夜行見六不當道以爲勇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禹名爲辯泻逢蒙門子之巧刻猷七略有逢門射法也而不能勝鬼神拄柱折天故毋掾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鬼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正義曰凡龜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語發声也今河東亦然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辰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郭璞曰蝟能制虎見毛卿地淮南万畢曰鵲令蝟反腹者蝟惜北意而心惡之也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蝍蛆似蛭而大腹食蛇腦也○正義曰即津曰反丘則絲反即吳公也狀如蚯蚓而大黑色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爲孤辰巳即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

酉爲孤寅卯爲虚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虚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即爲虚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即爲虚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即爲虚刻數七略有困后孤虚三十巻十正義曰按歲月日時孤虚並得上法也黄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尾而陳之徐廣曰一云爲屋成欠三尾而棟之也○索隱曰劉氏云陳猶居也注作棟音都貢反○正義曰言爲屋不成欠三尾以應天猶陳列而居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正義曰言万物及日月天地皆不能全俞龜之不全也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

以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寶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
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

月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為十日也若二十八宿龜也　十二月　十一月 中關內高

以下○正義曰此等下至首俛大者皆卜兆之狀也　四月 索隱曰音點兩反○正義曰謂兆首仰起

足開　肣開 索隱曰音琴肣謂兆足斂也　首俛大 索隱曰俛

音免兆首伏也　五月　橫吉　首俛大 正義曰俛

音免謂兆首伏而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曰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

龜之徼也。索隱曰徼音叫謂徼繞不明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旦祓龜，索隱曰祓音廢又音拂拂洗之以水雞卵摩之而呪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正義曰以常月朝清水洗之以雞卵摩而祝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為祖。徐廣曰一作視。○索隱曰祖法也言以為嘗法耳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荊若剛木，土徐廣曰一作卜。○索隱曰祓古之灼龜取生荊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祓土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卵指之者三，正義曰言卜不中以下凶卵三度指之三周繞之用厭不祥也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粱卵㷉黃索隱曰粱米也卵雞子也㷉龜木也音次第之第言燒荊枝更遞而灼故有㷉名一亦㷉言灼之以漸如有階㷉也黃者以黃絹裹粱卵以祓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信故用雞也。○正義曰㷉音題㷉焦也言以粱米雞卵祓去龜之不祥令灼之不焦不黃者色焦及黃卜之不中也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

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卜先以造徐廣曰音竈也灼鑽索隱曰造謂燒荊之處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徐廣曰一作止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索隱曰尊神龜而爲之作號夫子玉靈荊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剌徐廣曰音策い索隱曰數音所具反刺音近策或刺是策之別名此卜策之書其字亦無可疑然皆放此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徐廣曰行一作身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

去

熨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其身良其欲求其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肣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肣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肣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肣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肣首仰身首徐廣曰一作簡字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肣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肣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肣肣勝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閭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肣首仰不來足開首仰
者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肣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
肣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
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折節
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
孰足肣手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肣身節有彊外不疫身正
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
身作外彊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
身節折足肣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
肣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肣內外相應不得首仰
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肣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

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日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

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
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熟民疾疫無疾歲中無
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
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
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
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肣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

來聞言不至從官聞言不從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穀
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
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
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爲首備閉之曰備者仰也
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肣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
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
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
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
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從官聞言不從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從官從居官不以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日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鬪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
來從官不從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
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肣内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
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
擊盜勝從官不從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
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
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横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

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從官不從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從官不從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從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

不孰民無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
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
相合鬬盜來來從官從居家室憂齋見貴人吉歲孰民無
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行不
合鬬盜不來從官不從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
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肣外高内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
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内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
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内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
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行不行來不
來擊盜不合鬬盜來來從官居官家室不吉歲熙民疾
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

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内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肣身折内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

遇盗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撟吉內外相自橋楡仰上柱上柱足足肣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盗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肣內外自隨上下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曰即不至求來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横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横吉上柱外内内自舉足胗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
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義吉
此横吉上柱外内自舉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死環
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
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開言
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内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繫傷
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内外自舉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來

來由賈市漁獵無害
此狐貉以有卜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
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變不變
此狐獓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
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肣身節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
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
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卜有求難得病難起不[illegible]難出

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横吉上柱載上身郄折内外自舉以下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横吉上柱足肣内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爲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内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肣以卜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

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索隱曰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体及命兆之辭義蕪辭重猶然足録也此六十七條別是）

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

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肣者生足開者死行

者足開至足肣者不至行者足肣不行足開行者求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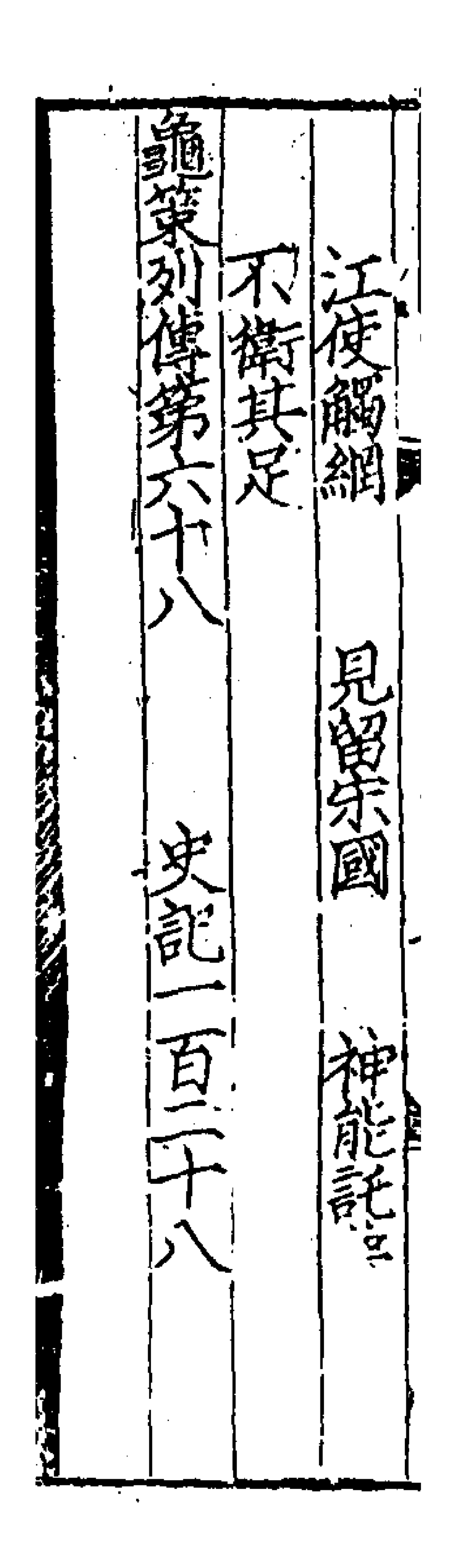
開得足肣者不得繫者足肣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

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

三王異龜　五帝殊卜　或長或短

若尾若玉　其記已亡　其繇後具



江使觸網　見留宋國　神能託夢
不衛其足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八